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09YJC752008) 成果

湖南科技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菲利浦·拉金的“非英雄”思想研究

PHILIP LARKIN'S VIEW OF "NON-HERO"

吕爱晶 /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09YJC752008)成果
本书由湖南科技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菲利浦·拉金的“非英雄” 思想研究

吕爱晶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上海·西安·北京·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菲利浦·拉金的“非英雄”思想研究/吕爱晶著. —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2. 11

ISBN 978-7-5100-5424-2

I. ①菲… II. ①吕… III. ①拉金, P. (1922~1985)—文学思想—研究 IV. ①I561.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5725 号

责任编辑:应长天

装帧设计:车皓楠

责任校对:石佳达

菲利浦·拉金的“非英雄”思想研究

吕爱晶 著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市广中路 88 号

邮政编码 200083

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印刷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质检科电话: 021-59110729)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 字数: 260 000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5424-2/G·344

定价: 35.00 元

<http://www.wpcsh.com.cn>

<http://www.wpcsh.com>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非英雄的概念及形成原因	(15)
第一节 英雄、反英雄、非英雄的概念	(15)
第二节 “非英雄”形成的原因	(21)
一、时代背景	(21)
二、英国经验主义的影响	(33)
三、实用主义的影响	(37)
四、诗歌自救	(46)
第二章 行进中的“非英雄”	(55)
第一节 迷惘的“非英雄”	(55)
一、反叛宗教与权威的普通人	(55)
二、格格不入的局外人	(59)
第二节 幻灭后的“非英雄”	(66)
一、对欲望、时间和死亡的思索	(66)
二、对未来的观望	(73)
第三章 小人物“非英雄”	(78)
第一节 两性伦理中的“非英雄”	(78)
一、拉金的女性观	(79)

二、女性观的形成原因和意蕴	(83)
三、两性伦理观	(87)
第二节 父权的衰微	(93)
一、父权社会的男性	(94)
二、男性气质的式微	(98)
第三节 “小人物”的日常动物象征	(111)
一、日常动物的象征	(112)
二、“小美”及其成因	(117)
第四节 文学为“全面的人”所写	(121)
一、“全面的人”的概念	(122)
二、“全面的人”的特性	(124)
三、对普通人的关怀	(129)
第四章 “非英雄”的文学语言	(132)
第一节 去大词的日常用语	(133)
一、素朴而深奥的语言	(133)
二、闲谈式的口语	(138)
三、质朴语言的回归	(143)
第二节 拉金的脏话	(148)
一、真挚情感的宣泄	(148)
二、语言的调色板	(153)
三、时效性的话语	(156)
四、民族语言的承继	(158)
第三节 否定词	(163)
一、对英雄的否定	(164)
二、温婉的表达	(171)
第四节 “非英雄体”新诗的格律	(176)
一、“非英雄体”格律诗的特征	(177)

二、“非英雄体”格律诗的成因	(184)
第五章 “非英雄”诗人观	(188)
第一节 工作的作家:拉金	(189)
第二节 有工作、负责任的“非英雄”诗人	(194)
第三节 追随“潜在的读者”	(200)
一、拉近作品与读者的距离	(200)
二、局外人的视角	(207)
结语	(215)
参考文献	(221)
后记	(238)

绪 论

菲利浦·拉金(Philip Larkin, 1922—1985)是 20 世纪下半叶最杰出的英国诗人之一,“运动派”(The Movement)的诗歌领袖,也是当代著名的爵士乐评论家。2008 年 1 月 5 日英国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刊登了评论家埃丽卡·瓦格纳(Erica Wagner)的文章《拉金荣膺战后英国最伟大的作家,拉金迷为之振奋》(*Larkin's fans bucked up as poet is named best postwar British writer*)。文中报道了《泰晤士报》主办的“二战后最伟大的 50 名英国作家”(“The 50 greatest British writers since 1945”)评选活动的消息,拉金位居首席。2003 年,拉金曾被誉为“诗书协会”(The Poetry Book Society)“英国最受欢迎的诗人”(the nation's best-loved poet)的称号。1973 年,拉金的诗集《受骗较少》(*The Less Deceived*)销量达 10 000 册。自拉金辞世至今,其诗歌赢得了越来越多读者的青睐,诗集《降临节的婚礼》(*The Whitsun Weddings*)销量高达 70 000 册之多(Thwaite, *Poetry Today* 132)。20 世纪末在人们心中沉寂了一段时间的拉金,在 21 世纪初又成了文学评论界关注的焦点。

1922 年 8 月 9 日,拉金出生在英国的考文垂(Coventy),父亲悉尼·拉金(Sydney Larkin)是当地一个财务主管,颇有艺术素

养,注重对儿子的文学熏陶。母亲伊娃·埃米莉(Eva Emilie)曾当过图书管理员、普通教员等职。1940年10月拉金考入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1943年6月以优异的成绩荣获英语语言文学学位。拉金对语言驾驭之娴熟,运用之自如,已臻炉火纯青。在诗歌中,他常常用一种绝妙浓缩、意味深长的语言捕捉人生的伟大之处。拉金曾获女王诗歌金质奖章(Queen's Gold Medal 1965)、德国莎士比亚奖(Shakespeare Prize 1976)等多项奖项;被授予英国荣誉勋章(CH 1985),司令勋章(CBE 1975),文学勋位(CLit. 1978),英国皇家文学协会成员(FRSL 1975)等荣誉称号;当选布克尔奖(Booker Prize)评委会主席(1977)、英国图书馆协会荣誉会员(Honorary Fellow to the Library Association)等;1984年,被授予“桂冠诗人”的称号,但拉金拒绝了,改称为“非官方的桂冠诗人”。W. H. 奥登(W. H. Auden)称他为“英语语言大师”(Osborne 13),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称他是当代在形式方面最令人满意的英国诗人(傅浩 144)。评论家兼诗人安东尼·思韦特(Anthony Thwaite)称拉金是“英格兰现有的最优秀诗人”(Dodsworth 37);唐纳德·戴维(Donald Davie)声称拉金“是时代最受欢迎的诗人”,“近20年来英国诗坛的主宰”(Davie 64)……但拉金的诗名并不总是如此光鲜。随着安东尼·思韦特的《菲利浦·拉金书信选集》(*Selected Letters of Philip Larkin*)和安德鲁·莫逊(Andrew Motion)的《菲利浦·拉金作家传记》(*Philip Larkin: A Writer's Life*)等书的出版,西方评论界一片哗然。拉金很快被一些评论家贴上“准法西斯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厌女者”、“偷窥者”等标签。

1992年,在拉金离世7载之后,《菲利浦·拉金书信选集》的编者思韦特从拉金的几千封信件中挑选了700多封出版,该信是拉金在1940—1985年期间写给50多位亲人、朋友的。随后,安德鲁·莫逊的《菲利浦·拉金作家传记》(*Philip Larkin: A Writer's*

Life)面世,两本书的内容令文学评论界和拉金的崇拜者大吃一惊。拉金在一些信中似乎鼓吹法西斯主义,咒骂女人是蠢货,嘲笑英国医院的阿拉伯医生是阳痿患者,诅咒和鄙视工人阶级……于是,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认为拉金是一位小作家却被冠以过高的名誉(Ackroyd 35)。布赖恩·阿普尔亚德(Bryan Appleyard)称拉金只是一个小诗人,不值得人们的纪念(Appleyard 27)。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指出拉金只是一个沮丧的小小事件记录者,挫败的官僚主义者(Bradford, *FBF* 16)。贾尼丝·罗森(Janice Rossen)从女权主义的角度探讨了拉金的诗歌,指出诗人作品中对女性的负面描写和敌对的情绪反映了诗人内心的矛盾。曾被誉为品德高尚的拉金被称为“满嘴脏话的偏执人”(a foul-mouthed bigot)(Ackroyd 35),“迂腐的地方怪人”(a provincial grotesque)(Appleyard 27),“蠢材的先锋者”(a rush of dunces)(James 19),“同性恋色情诗人纳粹分子菲利浦·拉金”(Homosexual Pornography Poet PHILIP LARKIN Nazi)[eBay 拍卖(eBay auction)的广告词](Garcia 80)。个别评论家编造出一些与拉金的名字有关的词:如“Larkinize”指代艺术家因个人言语而名誉尽毁的动词;“Larkinesque”指代极其荒谬模糊不清的事物;“Larkinalia”暗指女同性恋色情或鞭打器具(Osborne 14)。如此一来,拉金在读者心目中的诗圣形象一落千丈,一些父母指出像拉金这样内心阴暗的人不应该成为孩子们的模范,他的诗歌应从教材中剔除出去直至从孩子们的视线中消失。很多与拉金同时代的作家和学者都感到十分震惊,英美高校里从事文学研究的女学者对拉金的言辞十分愤怒,有些女学者如莉莎·贾丁(Lisa Jardine)甚至宣称要禁止各院校讲授拉金的诗作。如此一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关拉金的诗歌课程在学校课表中消失(Osborne 16)。曾经崇拜拉金诗才的读者们,一时间变得“谈拉金色变”,拉金一夜之间变成当代英美文坛上最具争议性的“反动诗人”。一方学者认

为“他的生活和作品都代表白人中产阶级的堕落……另一方认为拉金的性格虽有阴暗一面,但这无损他的作品的精湛”(Bradford, FBF 16)。到底谁是真正的拉金?他是否在不同人的眼里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2002年,拉金的好友梅芙·布伦南(Maeve Brennan)在其《我所认识的拉金》(*The Philip Larkin I Knew*)一书中指出拉金的性格复杂多变,她所看到的拉金在其诸多的记忆中是一个有同情心、慷慨大方、热心肠的人(Brennan 1)。2003年,“诗书协会”(The Poetry Book Society)做了一次民意调查:谁是近50年来最受欢迎的英国诗人?结果是拉金名列第一,位于T. S. 艾略特(T. S. Eliot)、奥登、特德·休斯(Ted Hughes)和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等著名作家之上。库珀(Stepher Cooper)在《拉金——一个悖逆作家》(*Philip Larkin: Subversive Writer*)中指出拉金是一位悖逆性作家,诗人的作品蕴涵着他对传统观念如阶级、性别、权力和性的反驳(Cooper 1)。哈特利(Jean Hartley)在2005年的拉金研究年会上郑重指出“拉金看待诸事物具有双面性”(Bailey 25),阐释了拉金性格的复杂性。同年,美国人理查德·布拉德福德(Richard Bradford)的著作《“首先是厌倦,然后是恐惧”——菲利浦·拉金的生活》(*FIRST BOREDOM, THEN FEAR: The Life of Philip Larkin*)试图为拉金辩护:拉金是一个具有多重思想性格的内心矛盾的作家,在受到右翼思想的不良朋友的影响下才语出伤人,其实那些话语并不能代表拉金的真实思想。《关于拉金》在2004年刊登了曾两次荣获《卫报》儿童文学奖(The Guardian Children's Literature Award)、卡耐基奖章(The Carnegie Medal)等奖项的作家安妮·法恩(Anne Fine)的一篇讲稿《菲利浦·拉金之我见》(*Philip Larkin: A Personal View Lecture*)。该稿是2004年6月12日她在拉金研究协会主办的年会上的发言。她认为拉金是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诗人,拉金的文

学艺术如同一朵有百万花瓣的花朵(the million-petalled flower of being here),寓意深刻。2006年该杂志又刊登了英国AQA (Analytical Quality Assurance)首席主考官伊恩·斯图尔特(Ian Stewart)的文章《从一个主考官的视角看菲利浦·拉金》(*Philip Larkin: An Examiner's Perspective*)。他在文中指出,拉金是一位一流(A-Level)的作家。而1999年的英国文学考评组在所编的试题库里没有收录拉金名诗《降临节的婚礼》(*The Whitsun Weddings*)的事情实为滑稽可笑,但由于《降临节的婚礼》深受大众的喜爱,其于2001年入选英国文学A级考试的内容。考生对该诗的形式、语言、主题等反响强烈,认为拉金的诗歌清新、真挚感人。随之,《高窗》(*High Windows*)也通过了英国文学考评协会高级主考官(AQA's senior English Literature examiners)的考评,成为考生的测评内容,这一直延续到2009年的再次评估认证。2008年,亚当·基尔希(Adam Kirsh)在其文《菲利浦·拉金》(*Philip Larkin*)中分析了拉金的对话稿《围绕中心》(*Round the Point*)。拉金在谈话中把自己描绘成两个头的人,一个是野蛮的米勒(Miller),一个是天真的杰兰特(Geraint)。米勒告诫杰兰特说:“作家必须在自己和世界之间竖起一层甲壳障碍……你不能成为一个十足的混蛋你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Kirsh 195)。“正因为诗人有米勒的无情和冷酷,拉金的诗歌走向了成熟”(Kirsh 195)。

事实上,拉金曾在一次采访中声明:“别人常说我的作品总带有消极情绪,也许是吧。但真正促使我写诗的因素却从来不是消极的,世上最消极的诗歌正是积极诗歌的一种表达”(Thwaite, FR 31)。且不说世上所有消极诗歌是否都是积极诗歌的一种表达,至少拉金的许多诗歌绝非表面意义的简单表述。细读拉金的作品,发现拉金的性格极其复杂多变,在其消极情绪表面的背后隐藏着一位伟大诗人对世间事物的犀利洞悉和对人类观照的博大情

怀。拉金在诗作《继续活下去》(*Continuing to Live*)中言道:

继续活下去——也就是,重复
既定的习惯去攫取必需——
几乎总是丢失,或一无所有
生活变幻着。

.....

而一旦你走完心灵的长程,
你所得的报偿,清晰如装载单一张。
其他东西,对你而言,都不应
存在。

有何利可图?唯有,及时,
我们依稀辨识了
我们一切行为负载的模糊印记,也许可将它追根究底。
但老实说

在我们死亡开始降临的那个绿色夜晚,
正是它的旧貌,难以令人满意,
因为它适用于一人只有一次,
而斯人将逝。(1—4, 9—20)^①

^① 本书中引用的拉金诗歌均引自安东尼·思韦特(Anthony Thwaite)编的《拉金诗选》(*Collected Poems* 2003)和托利(A. T. Tolley)所编的《菲利浦·拉金早期诗歌集》(*Philip Larkin: Early Poems and Juvenilia*)。引用诗行尾句处标明诗歌行数 and 译者姓名,未标明译者的译文为笔者翻译。

美国新实用主义大师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 1931—2007)认为这首诗描写了人们对死亡或消失的一种恐惧。拉金害怕消失的是个人独特的“装载”:遗失个体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和感受。诗中的发话者把“一切行为负载的模糊印记”都要追根究底,其探究和追问的是个体的独特性,发现个体的装载单和他人装载单的差异(qtd. in Rorty CIS: 23—24)。拉金害怕自己的作品成为历史的复制品或伪造品,他试图为自己作品的独特性找到独特的文字或形式,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悟。拉金有意以历史上若干伟大诗人为楷模,在承继英国伟大传统的基础上,又独辟蹊径,在文学历史上留下了拉金式的“非英雄”文学体,成就英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强健诗体。

罗蒂喜欢研读拉金的诗歌,认为拉金就是一位强健诗人(the strong poet)^①。拉金本人和他的作品都带有一定的反讽戏剧效果:即言非所指,也就是一个陈述的实际内涵与它表面意义相互矛盾。拉金作品中蕴涵的主题思想通常包含互相冲突,互相排斥,互相抵消的方面,而在其中结合为一种平衡状态。拉金本人常常从事物的消极或否定的一面来观察事物的对立面,寻求一种对立的均衡。可见,要了解拉金本人的性格和他的作品,人们不应该只看到事物的表象就武断下结论,从而否定甚至全盘否定拉金的真正诗才。而笔者不同意某些评论家的偏激观点,抛开拉金本人生活中的个别极端言语,认真研读拉金的诗歌、小说、散文、书信等文本材料,结合时代背景和哲学思潮来看,认为拉金是一位强健的“非英雄”诗人。

^① “强健诗人”出自哈罗德·布卢姆(Harold Bloom)的《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布卢姆在书的绪论部分指出强健的诗人是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向威名显赫的前辈进行至死不休的挑战的诗坛主将。他认为强健的诗人比一般人更能强烈地反抗死亡的恐惧,他们的诗歌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笔者赞同罗蒂的看法,认为拉金是一位强健的诗人。

虽然 20 世纪 90 年代初,拉金研究遭遇了研究发展的瓶颈,但是 21 世纪初,拉金的研究出现了新的突破。自 2002 年起,拉金的好友布伦南,评论家库珀、哈特利等为拉金正名。文学界重新诠释拉金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拉金研究再度繁荣。如此一来,拉金的作品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读者,也获得了评论界的首肯。2008 年拉金被《泰晤士报》誉为“二战后最伟大的作家”。同年 9 月,美国杂志《诗歌》(*Poetry*)首次刊登了拉金在书信和文章中的一些自绘插图,专栏名为《菲利浦·拉金的线条》(*Philip Larkin: The Right Line*),拉金的诗圣地位再次被人们接受和确立。

由于拉金的厚厚几本日记被他的秘书贝蒂·麦克勒思(Betty Mackereth)销毁(遵循拉金生前叮嘱),加之拉金本人写的许多信件还未面世,有的保存在伯德雷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拉金的研究工作期待进一步的深入。按 1986 年移交伯德雷恩图书馆的官方版权条文规定:拉金写给金斯利·埃米斯(Kingsley Amis)的信件要 2035 年才能公开面世,而埃米斯写给拉金的信件按条文规定须在 2045 年之后方可面世,少数信件目前禁止阅读。另拉金和马维尔出版社(Marvell Press)的乔治·哈特利(George Hartley)之间的通信内容还没有公开,哈特利想一次性出售这些信件,否则在此之前他不会公开信件内容,这使得拉金的个人研究还有待深入和拓展。进一步梳理拉金的人生轨迹,解读他的思想变迁,剖析他的人际关系的变化,正是理解拉金、评价拉金作品的基础。

希尼认为拉金是“带着理性光芒的诗人,这种光芒清新、美丽,所触之处暴露无遗”(Heaney, *Englands of the Mind* 164)。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称拉金是“写平凡的大师”(The master of the ordinary)。事实上,拉金的描述清新朴素、真实机智。他用真诚、简洁的笔触把日常生活的现实——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是一位强健的“非英雄”诗人。

拉金的“非英雄”思想是其主张建立一个普通人的人学整体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诗学构建的重要理论依据。拉金的“非英雄”思想体现了平凡中的、常态下的崇高和神圣。它冲击了人们旧有的审美观,表现了文学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关怀,从而给人以新的震撼和启示。拉金在作品中深刻地描绘了战后英国青年一代的精神群像,显示了成长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青年摆脱桎梏及思想蝉蜕的过程,从而使这充溢着时代气息的作品在英国当代文学史上形成了富有艺术特色的一章。

拉金作品中的“非英雄”人物反映的是社会大多数有工作的、对社会负责任、诚实面对现实的“小人物”;他们不受社会的束缚,不再迷信宗教信仰,是英国战后长大的零落的一代。从二战后废墟上站起来的英国人,在强大的邪恶面前深感个人的渺小和无助,他们不再想去充当什么英雄,只想平平安安地过着“非英雄”的日子。拉金的诗歌艺术代表了这种社会心理。从英雄向“非英雄”转型,反映出当代英国文学不再把人物神化成“高、大、全”的英雄,而是还原他们以普通人的本色。文人写的不再是神话、寓言,也不是传奇故事,而是写实主义的作品。他将目光投向了破碎而又鲜活的历史深处,细细打磨个体生命的真切与生动,捕捉了平凡中的、常态下的崇高和神圣。在战后的历史迷雾中,什么都显得那么靠不住。可能最靠得住的就是这一批“非英雄”,这一批鲜活的、拥有自己独特生活边界和个性体验的人。他们不是革命或乌托邦的符号代码,而是历史进程中一个个真实的普通人。因此,拉金在其作品中努力地表现自己所感觉到的世界、人生和人性,以及他所认为最真实、最真切的历史。拉金的“非英雄”思想体现了文学转变为对人类生命价值的关怀,尊重人类社会长期积淀下来的道德观念和美学规范,从艺术上表现普通人传承的生命活力,记录了人类文明生生不息的历史进程。

国内外专家虽对“非英雄”思想有一定的探讨,但对其研究还

有待系统和理论化。拉金生前正式出版的诗集只有 5 本,有许多未发表的诗歌、小说等保留在英国赫尔大学(Hull)图书馆或散落在好友往来的书信及日记中等,拉金研究期待深化和拓展。笔者在 2005 年的英国赫尔大学举办的拉金研究年会上讨教了著名的拉金研究专家安东尼·思韦特,他认为目前的拉金研究视域还很狭窄,还有许多领域期待研究者的探讨。拉金的研究有待国内外专家的拓展和深入。

在国外,拉金的“非英雄”思想较受关注。据 B. C. 布卢姆菲尔德(B. C. Bloomfield)所作的过去 61 年拉金研究统计(1933—1994)和自 1996 年发行的杂志《关于拉金》(*About Larkin*)中所登载的文章来看,探讨拉金的“非英雄”思想的专著和论文不多,类似“非英雄”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文的专著和评论中。该思想由布莱克·莫里森(Blake Morrison)在其书《运动派:英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诗歌与小说》(*The Movement: English Poetry and Fiction of the 1950's*)中提出,书中指出拉金作品的人物形象是非英雄形象,所占篇幅两页左右,未见作者作深入的论述。近年,沃尔科特、罗列特·库比(Lolette Kuby)、詹姆斯·布思(James Booth)、希尼等曾撰文探讨过拉金作品中的类似“非英雄”思想的艺术特征,但对其内容和形成原因未作详尽的阐释和探讨。如沃尔科特的《写平凡大师:菲利浦·拉金》(*The Master of the Ordinary: Philip Larkin*)一文探讨拉金诗语语调、韵律等的朴实特质。布思在《作为动物诗人的拉金》(*Larkin as Animal Poet*)中探讨了拉金对日常普通动物的关注。库比的《普通人的不普通诗人》(*An Uncommon Poet for the Common Man* 1974)主要探讨了拉金诗语的素朴风格,拉金的诗人观、女性观等中蕴涵的“非英雄”思想还没有涉及。2006 年,狄加纳·斯托克维克(Tijana Stojkovic)的专著《日常光芒下的璀璨:菲利浦·拉金及其素朴风格》(*Unnoticed in the Casual Light of Day: Philip Larkin and*

the Plain Style)由路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从语言学特别是修辞的角度来谈拉金诗歌用语的朴实,但对拉金语言中的破格(如脏话等)等没有作详尽的探讨,没有与拉金的“非英雄”思想相联系作进一步的研究。1976年,C. B. 考克斯曾在其《反英雄诗人——菲利浦·拉金》(*Philip Larkin, Anti-heroic Poet*)短文中指出拉金是一个反英雄的诗人,而笔者认为拉金不是一位反英雄的诗人,是一位“非英雄”诗人。泽兹·贾尼威兹(Jerzy Jarniewicz)的《当代英国诗歌中寻常事物的运用:拉金、邓恩、雷恩》(*The Uses of the Commonplace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Poetry: Larkin, Dunn and Raine* 1994)也部分探讨了拉金诗歌的素朴风格。

另据博、硕士论文文摘库 ProQuest 的收录,截止至 2009 年 4 月 1 日,有关拉金的博、硕士论文 47 篇,其中博士论文 37 篇;1993 年前的拉金论文有 27 篇,专题探讨拉金的论文有 20 篇。1993 年后的论文有 20 篇,专题研讨拉金的论文有 9 篇,主要采用女性批评、文化研究、新形式主义、叙事学研究、语言学分析等方法研讨拉金作品。其中有两篇论文谈及类似“非英雄”思想的相关内容,一篇是上文提到的 2003 年斯托克维克的博士论文《日常光芒下的璀璨:菲利浦·拉金及其素朴风格》,另一篇是尼尔·福斯特·科维(Neil Foster Covey)的博士论文《拉金、哈代、读者》(*Larkin, Hardy, and audience*)。该文探讨了拉金和哈代的读者观,认为文学创作应该面向大众,读者和诗人应该建立相互平等和信任的关系。

从以上国外拉金研究来看,拉金的“非英雄”思想的内容还没有全面展开研讨,研究者既要注重对拉金“非英雄”思想内在的、审美的微观探析,又要注重历史、文化、社会意识形态、个人经历等方面对其影响的宏观把握,力求深刻、全面地开展对“非英雄”思想的研究。

拉金在中国的研究主要囿于诗歌翻译、主题意义、诗歌技巧